以觀察者角色沉陽關

◆仁科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分享拍攝點滴和心路歷程。 胡若璋攝 「他是我偶像!五條人樂隊的仁科啊。」在 《披荆斬棘2》初舞台前,吳卓羲初見伝

條人樂隊的仁科啊。」在 《披荆斬棘2》初舞台前,吳卓羲初見仁 科激動又不敢靠近時,讓不少網友感嘆: 極了我追星的樣子。」成為明星的「偶像」 而自己又能見到曾在少年時期影響過自己 的諸多明星,並與他們朝夕相處、同台 競技,在這段奇妙的經歷中,仁科自如 地行走,「社牛」的一面大放光彩。 「他們明星其實都具備某種能力,有 很多值得學習的地方。」參與《披荆 斬棘2》這個流行再造的大眾舞台, 仁科一句「他們」把自己和明星哥哥 們區隔開,以觀察者的角色沉浸式體 驗了一趟三個月的「長途旅行」。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一月秋風習習,酒店套房內,陽光透過白 紗給予室內明暗的動線。穿夾克、踩着 人字拖的仁科手捧一杯現沖的速溶咖啡落 座。「還沒太睡醒。」仁科説出的這句話如 同他的那條經典金句「秋天適合冬眠」。看 向窗外的藍天,仁科確信,這種天氣睡覺是 最美好的事情。當下,互聯網的流量熱語 「鬆弛感」莫屬。而仁科無疑是詮釋這一熱 詞的最佳人選。作為競技類的表演舞台一熱 個月的《披荊斬棘2》對仁科來說,是除了一 樂節、巡迴演唱會等行程之外,突如其來的 一次驚喜「長途旅行」。這趟旅程所攜帶的 幾個行李箱裏,有仁科在樂隊舞台上離不的 「半永久」皮衣、人字拖、手風琴,也有 提升幸福指數的黑膠唱片機和黑膠唱片。

既愛參與熱鬧也愛觀看「沉默」

正式走到哥哥們中間,見到任賢齊、杜德 偉、潘瑋柏、張震岳這些曾有意無意地走進 過自己年少時期個人精神生活的明星,並與 他們同處一室,同台完成表演。這種心情, 仁科説,內心有很多放煙花的時刻。各有光 環的32個哥哥,初聚一堂,也不全都是「社 交場」上的遊刃有餘。有些哥哥自來熟,有 些哥哥安靜坐在角落,一些相熟哥哥自動組 團熱聊。仁科遊走其中,可大大方方參與熱 鬧,也有主動打破冷場的能力。不過很多時 候,他是那個喜歡停下來觀看「沉默」畫面 的人。仁科覺得,安靜、尷尬都是一種心理 反應。當然,也有玩得很起勁的時候。給同 宿舍的周柏豪做搭配,一身豹紋配護膝,再 來一條 choker, 外搭一個虎年圖案的花布 包。任由仁科造型的周柏豪忍不住叫喊: 「把你自己穿到我身上了,仁科你終於醒 了。」意猶未盡的仁科,自己也脱下運動外 套穿上豹紋襯衫,身掛手風琴,和周柏豪一 起玩出場走騷。同組的任賢齊,黃義達全程 都在不停拍照記錄。「一個敢搭,一個敢 穿」,兩人一起帶給大家捧腹大笑的名場 面。這樣的仁科,自然是哥哥們的「活 寶」。

在真人騷拍攝中,仁科在遊戲、吃飯、睡覺,也順勢在「明星」哥哥們身上尋找新鮮感,了解他們不同於自己的表演風格和行事態度。對於寫小説、寫歌、樂隊表演的仁科來說,也是難得的養分。「全能藝人」吳建豪帶給仁科的衝擊和思考是:一個人的表演風格,並不都是商業、工業製造,其實也是一種生活方式的直接作用。「他們明星有一套自己的生活方式,有些東西很值得學習。」仁科有意或無意識的這句「他們」,似乎把自己和明星群體區隔開來。

深夜穿人字拖去「短途旅行」

但成名後,被審視也成為仁科的日常。 從 《樂隊的夏天》第二季走紅至今兩年多來, 五條人樂隊赴外演出,有助理、服裝、造型 團隊跟隨。仁科已經習慣有人安排的工作和 生活。出行都是高星級酒店,成名以後「衣 食、演出無憂」的日子,會不會削弱創作的 內核,那種獨屬於「五條人」的人文關懷、 野性不羈的力量?類似這樣的問題,很多的 採訪裏,仁科都需要作出一番自我追問和坦 誠。

巡演走過許多城市,在不斷建設中的CBD 高層建築中,仁科看到了,高樓大廈的地基 要比平房、城中村的出租屋地基深得很多。 「住五星級酒店並不會不接地氣。」另外, 在深夜,一個人穿着人字拖去樓下便利店買 瓶啤酒,找個街邊慢慢喝,這是仁科偶爾給 自己安排的「短途旅行」。《披荊斬棘》作

為一個流 行再造的大 眾舞台,娛樂 土壤更為豐厚,明 星景觀也極具多樣性。 仁科有隨時在手機備忘錄寫幾 句的習慣。例如,和父親同歲的杜 德偉,帶給仁科完全不同的觀感,杜德偉 身處過群星燦爛的時代,「他本人也是那個 流行文化工業體系裏的一顆閃亮的星。」聽 杜德偉講以前的一些舞台表演,他出道早期 見過的國際巨星,一首金曲製作背後的細 節,這些零零碎碎的交談中,仁科形容自己 是一塊亟待吸水的海綿,「如果有一天我的 小説要寫到這些,我會約他進行深度採訪聊 天。」

◆仁科盡力將《披

荆斬棘 2》每一場 舞台演得更好。

▶仁科認為

音樂節的舞

台更即興

人字拖不適合「披荆斬棘」

秋天通常是仁科的冬眠期,而陰冷的冬 天,喝點小酒,則是仁科的生產高峰期。 「雖然我也可以夏天晚上喝,但冬天越冷我 就越喜歡喝點酒,寫點東西。」今冬會有新 的小說面世,但當下的內容和題材理應對外 保留神秘。

冬天適合創作,春節則適合逃避。從2008 年開始,仁科和阿茂每年春節都會回海豐辦一場「五條人回到海豐音樂會」。最初的動 機,純粹是為了有個正經理由應對聚會和走 家串戶。這場未走紅之前,開在家鄉,開在 春節的演唱會,從最初的朋友捧場到2015年 做到了千人場次規模,還請來安保維持秩 序。

疫情之下的春節,仁科都沒有回去。最近一次回老家也還是和張艾嘉錄製節目才回。「看到父親,日漸老去的父親,有種徹底老去的感覺。」另一邊,《披荊斬棘2》舞台上和父親同歲的杜德偉還在盡情唱跳。一瞬間的對比之後,仁科在內心接受父親的生活狀態:「就像從小家裏對自己一樣,沒什麼特別的期待。」

希望和期待,在生活的某段時期裏,卻是一件殘酷的事情。仁科突然想起電影《月黑高飛》(The Shawshank Redemption)裏關於希望這件事。是可愛還是危險?對於現在的仁科來說,看他的狀態和舞台,答案不言而喻。至今為止,仁科的人字拖還沒登上過《披荊斬棘2》的表演舞台。「估計不會有。」仁科解釋說,人字拖需要熟悉和放鬆的舞台。比如,音樂節舞台,和阿茂一起演回樂隊歌曲的話,像是開 party的感覺。境,他還喜歡在上台前喝點啤酒,以一種微醺的狀態,去享受音樂節那種熟悉的即興表演。但《披荊斬棘2》不是即興的,是需要漫長且不斷等待的多次綵排結果。

我的香港朋友「高峰」

仁科有一個香港朋友,名叫高峰,是和阿茂在暨南大學北門擺地攤賣打口碟那一個月認識的。初見高峰的前一天,阿茂給仁科剃了一個朋克頭。那個髮型,仁科看完只覺得奇怪,也奇怪自己那天為什麼會讓阿茂來給自己剃頭。「阿茂說好看,其實很難看。」第二天頂着這個一言難盡的朋克頭,他見到了長得很像「齊秦」的高大帥高峰。

特寫

下他聽過很多音樂,在攤前坐下來聊天。講很多音樂背後的故事;他也很喜歡電影,還跟我推薦影片。 他的職業是個船員,經常從廣州港上岸過來。

喜歡音樂、電影、看書的年輕 人,自然而然就能走到一個頻率 中。認識後,高峰每次來廣州,都 會給五條人帶威士忌。「對了,我 喝咖啡也是他教的。」香港朋友高 峰對於「立足世界放眼海陸豐」的 五條人來說,或者對於仁科來說, 沒有很多「港式」的象徵意味。在 他看來,聊天就是聊天,喝酒就是 喝酒,朋友就是朋友,每一個當下

沒有去想那麼多「意味着」。 五條人樂隊的很多線下演出,高 峰都會在。2022年,五條人在內地 開啟自己「逆流而上」的巡迴演唱 會,高峰沒有在場。較一般巡迴演唱 會的既定場次和城市,五條人, 五條人, 不久的長沙巡迴演唱會後,一 多歌迷翹首期盼巡迴演唱會下沒 多歌迷翹首期盼巡迴演唱會下沒 更多消息。「疫情的不確定,下一 站還是個未知數。」仁科又補充解 釋,所以,巡迴演唱會的主題是 「逆流」,指向的就是疫情期間要 走出去演出,而不是對抗其他什麼 潮流。

五條人還沒大範圍走紅之前,也曾在香港和海外小有名氣。喜歡他們的歌迷中,有類似梁文道這類文化人將他們視若寶藏。「和香港很熟,去香港表演過很多次,在不同的場合都有表演。」仁科記得,2009年發行過第一張專輯之後,五條人便曾受邀赴港演出,在街頭表

演,在香港嶺南大學室外音樂節、 香港文藝復興音樂節上都演出過, 當然也出入過不少 live house。記 憶最深的一次,是在港一個 live house演出,連演三場。第一場台 下觀眾一個手掌數得清清楚楚。第 二場觀眾有20多個,演到第三 場,一些回頭客帶着朋友來,台下 的觀眾較第一場實現了十倍數的增 長,有50多個。「Live house的老 闆娘很滿意,還額外給了一個千元 大紅包。」後來,仁科才知道主打 賣酒的 live house,來聽歌的人都 要花錢買酒,和內地的稍稍不一 樣。關於在港演出的氛圍,台下的 觀眾形形色色,可能會有更多「意 想不到」。其中有一個牧師聽眾, 在隔了兩年後還向五條人發出邀請 來港參與教會的樂隊演出。此類後 續和互動,是香港留給仁科最近的 回憶。關於是否有野心能去紅館開 唱,忙着趕飛機的仁科笑着說: 「互相留點機會,且聽下回際

科

格和

◆舞台上仁科的 造型常見「半永 久」皮衣。

話你知

仁科威水史

仁科是內地民謠樂團五條人樂隊的主要成員之一,另一成員為茂濤。來自廣東海豐的他們,2009年發行第一張專輯《縣城記》;2020年五條人參加網綜《樂隊的夏天》第二季而走紅,隨之為人熟知的還有人字拖、髮廊、打口碟等廣東文化符號和意象;他們的主要專輯有《縣城記》、《一些風景》、《廣東姑娘》、《夢幻麗莎髮廊》、《故事會》、《一半真情流露,一半靠表演》等。



◆五條人參加網綜《樂隊的夏天》第二季而走 紅。 微博圖片